

箫声曼

肖仁福 著

一个人离开乡土后，就像儿子离开了母体，虽然脐带已经剪去，但血管里奔腾不息的血水依然与母亲一脉相承。而这一切，用语言是无以言表的，惟有柔曼凄清的箫声可以诉说。所以在《箫声曼》里，箫声成了一种象征，它吹出的是乡音乡情乡思，是每一个恋着母亲恋着故土的人心头无法抹去的痛。



箫 声 曼

肖仁福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箫声曼/肖仁福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3. 4

ISBN 7-106-01991-7

I. 箫... II. 肖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8247 号

责任编辑:于昕彤 徐劲

封面设计:大象工作室

版式设计:李敏

责任校对:李敏

箫声曼

肖仁福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11 字数/24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106-01991-7/I·0422

定 价 20.00 元

自序

《箫声曼》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集，初版于1994年，因为印数少，虽然1997年还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，读者却难得一见。就像第一次出远门，第一次游泳，第一次恋爱，人生最珍重的往往是自己的第一，我对自己这第一部小说集也特别难以释怀，后来出版长篇小说《官运》、《位置》和小说集《局长红人》、《脸色》等作品时，都要在个人简介上敝帚自珍地写上“曾著有小说集《箫声曼》”之类的字样。由于《官运》等几部作品市场占有份额较大，许多喜爱我作品的读者也就在意起这部常闻其名却不见其书的《箫声曼》来，常到书店去寻觅它的影踪，甚至直接写信或打电话询问有关部门和我本人。这些信息慢慢传开，便有好几家出版社向我表示再版这本书的意向，我也动了心，生出再版《箫声曼》的念头来。

我知道，我是以非常世俗化的写作赢得读者的青睐的。我没有把世俗两个字看成是贬义，而是相反，因为世俗不是世故和粗俗，世俗化写作是充满烟火味和世情味的写作，是在与读者零距离对话。我在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《位置》的后记里就坦白道，我那部小说就是一部零距离机关写实小说，一部机关味、烟火味和世情味很浓的三味小说。然而《箫声曼》的风格跟我的写实小说和三味小说不同。如果按传统的文学理论说《官运》、《位置》等是现实主义作品的话，那《箫声曼》该归属于浪漫主义范畴了。浪漫主义总是神秘的，传奇的，夸张的，甚至是煽情的，这些元素和特质，《箫声

曼》都已具备。我想当今的时代虽然已经日趋理性,可读者一不小心还是会怀念相去不是特别久远的那份浪漫的,因为只要我们走进那份浪漫,我们仍然会回到曾经的温馨,曾经的惊喜,曾经的激动。

不过浪漫主义再浪漫,也是离不开现实人生的土壤的。《箫声曼》的土壤就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湘西南那方神秘的高山流水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我的先民和父老乡亲一直生活在那方水土上,本分而自信,善良而倔强,代代相袭,繁衍至今。然而生存是不易的,除了要与险恶的自然环境抗争之外,还要承受封建统治者的欺凌和压制。有人说中国旧时代的权势者都是茹毛饮血的老虎狮子,属于食肉动物;而老百姓则是性情温顺的绵羊,属于食素动物。绵羊食素也就罢了,偏偏还长了一个鲜美的肉身,天生就是为食肉动物提供美味佳肴的。怪不得中国人一旦拥有了权势,也就从食素动物摇身一变成成为食肉动物,就会拍着胸脯大叫:我可不是食素的。不过食素的老百姓除了替权势者提供美味外,还得替自己寻找生存的理由,于是创造了极富理想色彩和浪漫情调的民间的自己的文化,《箫声曼》就是以这种文化为背景创作而成的。因此至今想来,《箫声曼》虽然具有浪漫主义风格,其实根子里还是现实主义的,这跟我后来致力于写作直面现实人生的写实小说和三味小说,并非南辕北辙。

我是18岁才离开故土的。有人说,一个人不论寿命多长,18岁以前是前半生,18岁以后是后半生。我把我的前半生,把我的乡情和故土情都收进了《箫声曼》。记得写作《箫声曼》的时段是我30岁前后几年,那时我在家乡县城里编修县志,后来又到了市里一个政府部门从事文秘工作。那几年我满脑子装着的都是人生的大主题,生命,死亡,性,还有爱恨情仇之类,这样的大主题在机关里是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的,它们留在了我的祖辈和我本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,和我的乡土情结紧紧纠葛在一起,无时无刻不在激

励我的血性,引诱和挑逗着我的想象,让我写出《箫声曼》这类作品来。

有一阵子,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,最流行《流浪歌》和《你在他乡还好吗》一类的歌曲。这就是乡土情结所起的作用。乡土是什么呢?乡土就是母亲,就是乡音,就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,就是枯藤老树断桥残雪,就是浪迹天涯猛回首身后的脚印,梦醒时分枕边未干的泪痕。是呀,一个人离开乡土后,就像儿子离开了母体,虽然脐带已经剪去,但血管里奔腾不息的血水依然与母亲一脉相承。而这一切,用语言是无以言表的,唯有柔曼凄清的箫声可以诉说。所以在《箫声曼》里,箫声成了一种象征,它吹出的是乡音乡情乡思,是每一个恋着母亲恋着故土的人心头无法抹去的痛。

肖仁福

2003年4月

目 录

箫声曼	/1	荷叶渡	/135
夫妻镇	/11	老材	/151
茶楼扇客	/21	蛊	/165
字与画	/31	惑	/173
酒与棋	/41	蓼莪堂	/179
霞尾鸟	/49	药人	/185
八奶奶	/57	贝子公司茶	/197
八爷与五爷	/63	鲤鱼刀	/207
站长	/71	弈乡	/219
九如斋	/81	猎户之后	/231
两阳镇	/91	遥远的梦	/245
杨柳岸	/101	夏季雨	/251
黄月亮	/113	蛹	/261
柳叶弯	/121	等待奇迹	/305



箫声曼

叩响鹅卵石嵌就的街面，绕几道弯，走出窄且深的巷子，一条河便很明媚地横在眼前。河岸有柳，丝丝缕缕垂着。柳荫最浓处，蓄着幽幽的深潭，练样的木桥绷直了，静卧其上。

桥那头，一凉亭悄然而立。

凉亭虽旧，却不破。青色的瓦，赭色的亭柱和条凳，透几分雅致。偶尔有人步过木桥，走进凉亭，或坐或走。片刻即离去，沿亭后曲径，逶迤走向山脚。这凉亭，便仿佛一首古色古香的旧诗，被人默读过，一下子又生出些许寂寂的意趣。

这人，多半是镇子上的小妇人。亭后的小径往山坡上攀去，小妇人就翘着臀，抹着香汗，径直爬上山坡。

山坡背阴处，有一块蛮大的青石板。青石板生得奇特，仿佛有女人躺过，头、臂膀和臀部，都留下光滑的印迹。该凸的凸，该凹的凹，形象得很。镇子上的小妇人就把这块青石板叫做美女岩。镇子上的小妇人有成亲多年而未怀崽的，常在黄昏之后，到美女岩上去接崽。接崽就是照着那美女印子躺下，像等候自己的男人那样，等候神灵送崽来。有些盼崽心切的小妇人，甚至大着胆子脱去衣服，裸身接崽。据说这样更灵些，容易感动送崽的神灵。

有一天，美女岩上的凉亭里，就忽然来了位香客。

这香客也怪，不去镇子上人多的地方卖香，躲到这里来做么子？自然买香的人寥寥无几，一天卖不脱几把香。香客却并不着急，悠悠地从身上拿出一根蛮长的竹管，一头戳进嘴巴里，不紧不慢吹起来，吹出极好听的声音。

镇上人闻声走出屋，转弯抹角出得巷子，站在柳荫下一瞧，才发现凉亭里坐着个人在吹竹管。于是纷纷过了桥，走进凉亭。香客却好像并没见亭子里来了人似的，仍只顾一心一意吹他的竹管，吹得很起劲。

众人中便生出些低声耳语：

“那是笛子吧？”

“不，是箫。”

“是洞箫。”

“哦，是洞箫。好味道。”

“莫吱声了，听箫。”

“……”

于是就听箫，再没人说话。

就觉得箫声蛮柔曼，蛮生动。起初，但见香客那长长的手指，只管在箫孔上轻轻地滑动，那箫声仿佛缕缕烟岚，缭绕着，氤氲着，把人的心思抹得有些濡湿；又仿佛一阵微雨，从飘扬着熹微的半空洒落，洒在树叶间，洒在草地里。接着，香客的手指便快速弹将起来，活泼跌宕，错落有致，绝妙非凡。时而如小鹿跳过溪涧，芳蹄踏出无数水花；时而如蛙鼓敲碎黄昏，落霞染醉天涯路。自然，有流畅亦有凝滞，有激昂亦有低沉；或者着意要逗你欢乐，或者无心竟触伤你的悲处。俄顷，那长长的箫管上一下子跑动起千军万马，纷至沓来，黄尘蔽天。只是突然间，这千军万马又全消失了，箫孔里喷出无数彩色的浪花，拥着，腾着，向遥远的天边奔去。此时，风趁机呼啸起来，浪花从天边卷回来，风拍浪，浪卷风，狂舞着，奔腾着，把夕阳和霞光撕烂，绞碎，狠狠砸向巨礁。香客的手指便有片刻停顿，似乎要将感觉牢牢捂住，不愿其从箫孔里走失。然后，那长手指才又缓缓地搓揉起来，揉出一片秋天的叶子，自黄昏的枝头哀伤地坠落；揉出一川冷寂寂月辉，泼湿梦幻边缘的期盼和苦待……

听者就这么被感染了，一个个抑制住眼眶里正在打转的泪水莫滴落，赶忙从身上掏出钱来，放在香客的身边，顺手拿起那捆得齐崭崭的香把，退出亭子，走过木桥，躲进那幽幽巷子的深处。

这个时候，已逼近黄昏。

这个时候，香客仍然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望着众人走散，兀立着，低头瞧一眼身旁残剩的几把香，良久，又把长箫举起来。这回

却半天鼓不起腮帮，瘦长的手指在箫管上懒懒地依枕着，好像再没有气力启开。

香客那目光，痴痴然，已被什么勾起。

河对岸的巷子口，何时立了一位小媳妇。

未几，小媳妇就踌躇着，低垂了云髻，步点起莲花，登上木桥，款款向这边走来。

好窈窕的身子。那腰，那腿，还有那臀，要纤巧便纤巧，要圆润便圆润。精致玲珑的小脸上抹着夕辉，一双杏眼，关不住那两颗幽幽黑黑的葡萄似的，仿佛随时都有可能从那长长的睫毛之间扑闪出来。

小媳妇是镇长的小太太。镇长娶过两房太太，肚子都瘪瘪的，未曾开怀。去过好多次美女岩，亦没有动静，所以镇长膝下一直寂寞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镇长身为一镇之长，无处不在人上，谁想这生儿育女之事不遂人意，脸上甚是无光。可镇长硬不信祖坟山上的龙脉出了岔，半年前去山外号称美女窝的桃花镇上，弄回了这么个可心的小媳妇。镇上人一瞧，就说，这才是最能下蛋的母鸡。

“那腰子，啧啧……”女人们斜着眼，嫉妒得要死。

“那屁股包包，好翘。镇上那个生过九胎的寡妇，还不就是这样的屁股包包？”男人们的嘴角流着涎。

镇长自然很得意，瞧瞧身边的小媳妇，把她的小手拿过来，勾到自己的手臂上，尔后便昂了头，从镇上人的艳羡中走将过去。小媳妇却始终低着头，那黛青的发丝将半边脸遮住，半羞半涩的样子，让人心痒痒的，欲将那小脸望清，却终是不能。只是绕过古榆树，踏上台阶，就要隐进镇长的黑院门时，小媳妇才突然挣脱镇长的猿臂，顺势将额前的幽发往肩后一甩，回首，用鲜鲜亮亮的粉脸上那对幽清的眸子，向众人睨去一眼。镇上人的目光于是一下子被拉直了，痴痴的，呆呆的，再也收不回去。直到小媳妇复过头，

跟着镇长跨进了门槛，隐身于黑漆院门，人们的目光，还牢牢地挂在门板上那两只丁当摇晃着的铜环上面。

据说，当时众人后面，还寂寂地站着一位陌生人。但没有谁注意到他的存在，没有谁知道他何时来到这镇上，何时从镇上消失的。人们的好奇和惊艳都慷慨地给了妩媚的小媳妇。

可此后，却再也没见小媳妇从那紧闭的黑漆院门里走出来过。

是不是怀上了？镇上人猜测着，估摸着。若说没怀上，那是要上美女岩的；既然没见上美女岩，那一定就是怀上了。镇上人拙，就知道用这简单的思路推测。

不过，推测究竟归推测，没有确证，镇上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

便有大胆者，猫了腰，去那黑漆院门上，手抓了铜环窥视，企图从门缝里往里瞧见那蛮诱惑的悬念。可院门铁紧，没有缝隙，只得摇摇头，退下来。

还有人爬到榆树上，扯长脖子朝院里看。院里空落落的，窗扉半开，阶前的坪地上，几片提早凋零的榆树叶子静静铺着，却并不见小媳妇的半个影子。

镇外凉亭上那柔柔曼曼的箫声，就是这个时候响起的。

闻着那箫声，镇上人心头，就无缘无故滋生起一种说不清道不透的情绪，灵魂深处恍若总有什么东西牵扯着。尤其是女人们，连夜晚的睡眠也不再那么沉稳、香甜了，虚虚幻幻的浅梦，也总被那缥缈缥缈的箫声缠绕着，溢出许多的伤感。更有无崽的妇人，不由自主地踏着箫声，走出深深的巷子，过桥，上了美女岩。

却想不到镇长的小媳妇，也出了黑漆院门，穿巷过桥，踩上了那条蛮多女人踩过的小径。

镇上人那个关于小媳妇怀上了的猜测，就这么被否定了。

那箫声柔曼，那身影飘逸轻盈，踏叶无痕，真不知是那箫声托起小媳妇的绰约，还是小媳妇的步子点着了箫声的飘忽。

只知道，那箫声和小媳妇的身影已缠绕在一起，将小镇人的心

事召唤得有些虚幻。

镇上人就这么成了箫声的俘虏。他们的感觉变成美丽的音符，从香客的指尖倏尔而出，舒开灵动的轻羽，向那浮着炊烟的夜空悄然滑去。它们在夜空随意地飘舞着，轻扬着，旋转着，兜了一圈又一圈。可不知何时，它们又放慢了速度，慵慵懒懒，滑回山前，降临凉亭，被香客悄悄收回箫管里。于是，初夜里出现了片刻的沉寂，仿佛连时间也忽然一下子凝滞下来，这个世界竟然生出一片小小空白。

待香客再次启动他修长的手指，将缤纷的音符从箫孔上放飞出来时，镇上人家已纷纷亮起了灯火，把初夜布置得非常迷人。那音符便跳荡着，扑棱着，在草叶间，在泥土芬芳的气息里追逐、游玩。可突然，它们拼命地抖动起身子，宛若一只只忘情的蛾子，以优美活泼的姿势，一边极迅地划着弧，一边朝着那闪着诱惑和魅力的灯火扑过去。顿时，好像有噼哩啪啦的声音响起，仿佛那群蛾子已被灯火烧着。可香客怎么忍心这些美丽的蛾子夭折呢？他赶忙放出同样长了翅膀的雨点，纷纷浇洒在灯火上。那灯火显然没被扑灭，但原先那群蛾子却得救了，涅槃为一条条神鱼，在夜色的浆液里摇着头，摆着尾，自由自在地游弋着，戏耍着……

“那箫声……”

窗前，巷尾，树下，水畔，便有了男人或女人的窃窃私语。

“今晚肯定有人要去接崽的，那箫声勾魂哩。”

“跟男人睡了几年了，就是没睡出名堂，气人么？”

“不瞞你，我还跟别的男人那么过。可这镇子上的男人就是不中用，硬是不能让你的肚子翘起来。”

“要是没那美女岩，恐怕好多人家都要断后呢。”

“我们也去趟美女岩吧？”

“去，一定！”

“……”

镇上人沉浸在那被箫声挑逗起的情绪里，竟然没能觉察出，那箫声曾断绝过，遗夫于茫然的夜空。直到那小媳妇从山上飘飘逸逸走下来，踩过小木桥，在深巷里踏出似缓似急的足音，人们才依稀意识到，那箫声是在停歇了好一阵之后，复又追寻上小媳妇的足迹的。

第二天，凉亭里便没见了香客。

整个镇子一下子空落起来，人们莫名其妙就感到浮躁，生活里似乎少了许多内容。

尤其是到了傍晚，便忍不住要支棱起耳朵，去捕捉那箫声，仿佛那箫声还在夜空中飘忽，随时会飘进殷殷的期待里。

又悟起那小媳妇，莫非她与那箫声有种什么特殊的联系？要么，怎么她去过美女岩后，那香客，那箫声就消失了？

就仍如从前那样，去那黑漆院门上窥视，或是爬上院外的榆树往里面张望。

终于看到小媳妇出现于阶前了。

终于发现小媳妇的腰子慢慢粗起来，那翘翘的屁股蛋已有些下坠，变得更圆更丰了。

那美女岩真灵哩，啧啧。镇上人就议论。

还有那箫声，唉……同时又免不了要念及那箫声。

来年春上，镇外凉亭前的溪河格外茂盛。小媳妇的肚子，在人们神秘秘的关注里，翘得很高了。她相反开始步出院门，在巷口缓缓走动，间或用那双幽深的眼睛，膘一膘远处空寂的凉亭。虽然人显得很笨拙，每挪动一步，都要使出蛮大的气力。原来粉嫩红润的小脸，也变得苍白了，有几颗细细小小的雀斑，很美丽地洒在小巧的鼻梁上。

镇长自然极高兴。就要为人之父了，心头窃窃的有份激动。想想也的确不容易，快四十的人了，讨了三个婆娘，才在小媳妇肚子里怀上这么一个。要不是美女岩，恐怕……想到此处，镇长脸上

箫声曼

就有了一份不自在。

临产期到了。镇长买了两挂长鞭子，杀了家里最跳壮的母鸡，然后请来镇上最有名的接生婆，静候着小媳妇生下孩子。

可小媳妇却没法将肚子里那坨肉生下来。

她双手反背着，紧紧抓住床架，使出了平生的力气。为了憋住劲，她咬紧嘴唇，倔强地不肯哼出一声。开始自然挺过来了，到了后来，身上的劲越来越小，那小脸因用力过多，变得扭曲了。再后来，小媳妇就绝望地合上了眼睛。同时松开那被咬得稀烂的嘴唇，想哼几声，可喉咙里已无法送出清晰的声音，只有干瘪瘪的咕噜声，自牙缝间艰难地挤出来。

接生婆无计可施，只有干着急的份儿，在房里团团打转。镇长慌了，没别的办法，只得听从旁人的计策，赶忙派手下人去镇上请来仙师，在堂屋里折腾了个够。

就这么捱过了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，小媳妇就那么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，一直没能生下肚子里的生命。

此时，大约是夜灯初上的时分吧，窗外忽然响起一个声音。

那又是从镇外凉亭那边传来的，隐隐约约，又真真切切；缥缥缈缈，又实实在在。

那是箫声。

整个镇子突然间就静止下来，黄昏留存下来的一切喧闹和嘈杂，一下子全都隐匿起来，仿佛要腾出一片悠远的空间，好让人们用心灵去接纳这份久违的，曾是那么熟悉而又投缘的声音。

不过，镇上人却感觉出，这箫声分明与从前有了别样的意味。不再黯淡，不再哀怨，更多的是流畅，是明丽，是豪迈和崇高。那从容的倾诉里，潇洒地流淌着一份激越；那般切的呼唤里，恣肆地汹涌着一种自信，一种生命的骚动。

小媳妇微微启开了那双沉重的眼皮。她听见，不，是看见了那个彩色的声音，在她那生与死的神秘空间里闪耀着，迸射着。她死

灰的目光深处爆出两颗灼灼的火花。她全身的血管都张开了，她生命的、精神的力量全部集中于万劫的两腿之根了，她最后一个挣扎，那声憋得就要窒息的新鲜的哭声，便陡地落入尘世。

这哭声，刚好接上那戛然而止的箫声。

同时戛然而止的，还有小媳妇那曾经非常绚丽的生命。

镇上人此后再没听到过那箫声。

却不明白，到底是小媳妇带走了那箫声，还是箫声带走了小媳妇。

不过，镇上人再不会将那箫声忘记。此后的岁月里，他们经常能在镇长儿子脸上，依稀读出箫声的影子。

